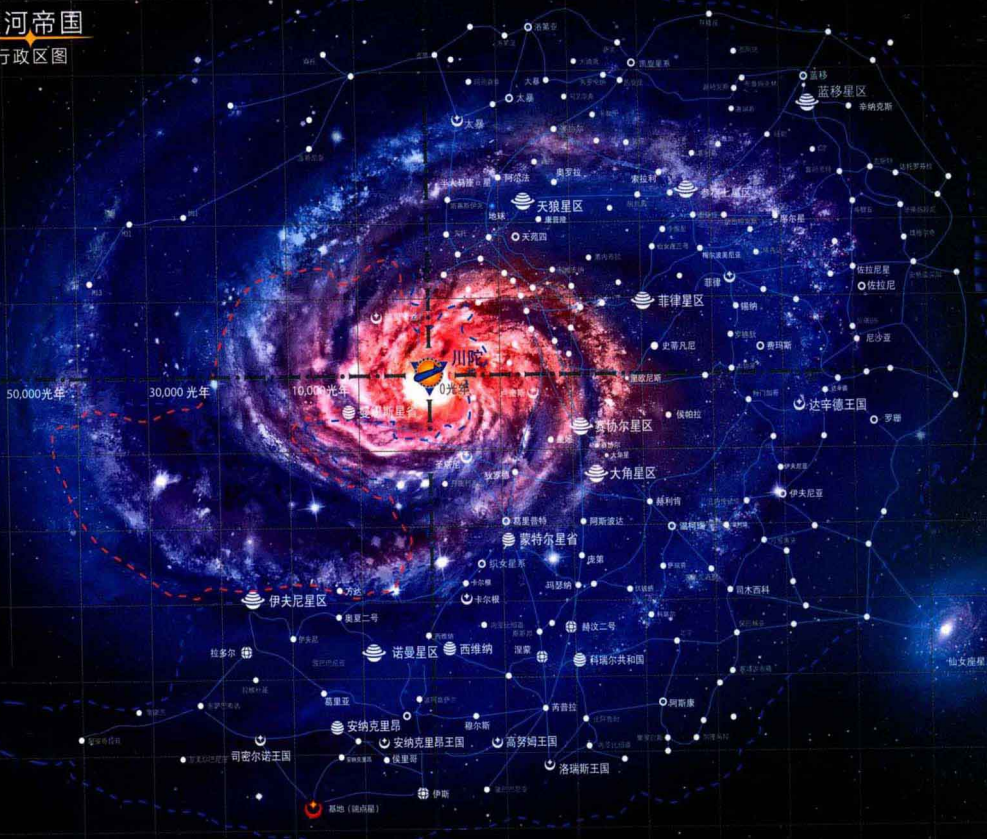


银河帝国

“人类历史上最好看的系列小说
(Best All-Time Novel Series)” **10** 裸阳

——世界SF小说协会，1966年，俄亥俄州

银河帝国
行政区图



阿西莫夫 著
叶李华 译

图例

- 星区
- 行星/星球 (人口在10亿以上)
- 星省
- 星郡
- 独立行商世界
- 恒星系
- 象限界
- 航线
- 银河帝国行政区界
- 基地行政区界

银河帝国首都 (川陀)

地球

基地 (端点星)



图上1厘米等于实际距离6250光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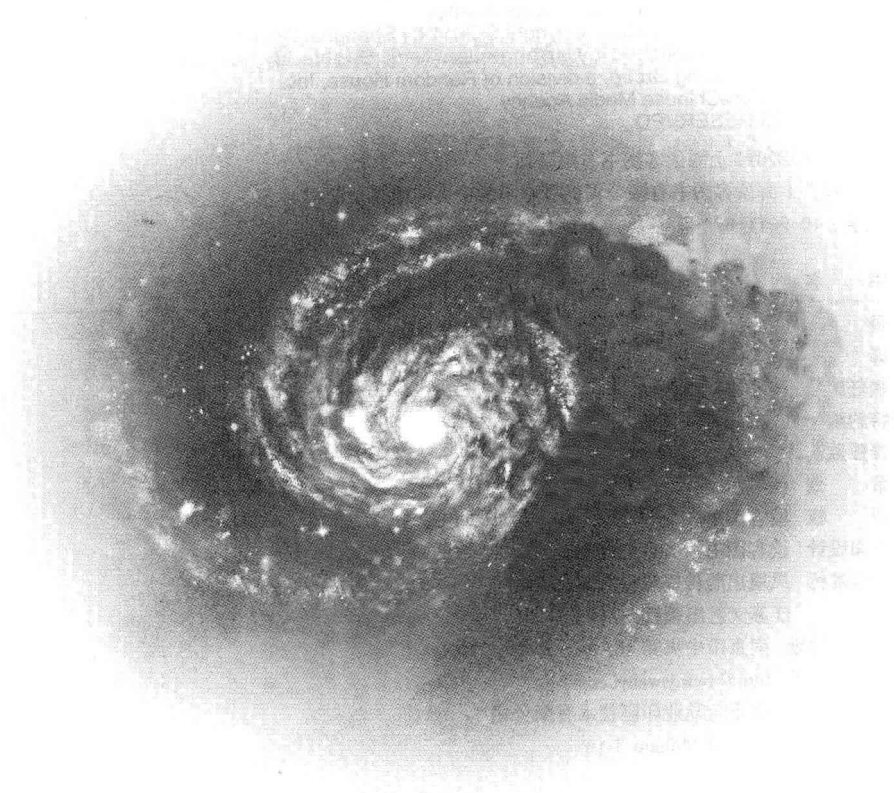


银河帝国

“人类历史上最好看的系列小说
(Best All-Time Novel Series)”

——世界SF小说协会，1966年，俄亥俄州

10裸阳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银河帝国 10 : 裸阳 / (美) 阿西莫夫 (Asimov, I.)

著 ; 叶李华译 . --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 , 2013.6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399-6222-1

I . ①银… II . ①阿… ②叶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美

国—现代 IV 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94248 号

The Naked Sun by Isaac Asimov

Copyright © 1957 by the Estate of Isaac Asimov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1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, an imprint of The Knopf

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 ©2011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
图字 : 10-2011-624 号

书 名 银河帝国 10 : 裸阳

著 者 (美) 艾萨克·阿西莫夫

译 者 叶李华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许姗姗 胡艳艳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 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13

字 数 180 千

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222-1

定 价 26.0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机器人学三大法则

- 一、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，或因不作为而使人类受到伤害。
- 二、除非违背第一法则，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。
- 三、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法则的情况下，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。

——《机器人学手册》第56版，公元2058年

目 录

- 第一章 问题 /1
- 第二章 老友 /13
- 第三章 死者 /25
- 第四章 女子 /37
- 第五章 案情 /46
- 第六章 推论 /56
- 第七章 医生 /68
- 第八章 太空族 /79
- 第九章 人形机器人 /90
- 第十章 文明 /99
- 第十一章 育场 /110
- 第十二章 箭靶 /121
- 第十三章 机器人学家 /133
- 第十四章 动机 /143
- 第十五章 光雕 /153
- 第十六章 解释 /166
- 第十七章 会议 /176
- 第十八章 答案 /187

第一章 问题

以利亚·贝莱顽强地抵抗着内心的恐惧。

这个恐惧感至少累积了两个星期。不，甚至更久，应该追溯到他们把他召去华盛顿，将另有任用的消息平静地告诉他那一刻。

被召去华盛顿已经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，更糟的是征召命令中没有任何说明。不过最令他头痛的，则是随函附上那张往返纽约与华盛顿的飞机票。

他意识到这意味着情况紧急，当下便开始坐立不安。而一想到搭飞机，就令他更加坐立不安了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这两种不安的情绪都还不难抑制。

毕竟在此之前，以利亚·贝莱已有四次搭飞机的经验，其中一次甚至是跨洲飞行。因此，虽然这绝不是什么愉快的旅行方式，至少他并非踏入完全未知的领域。

而且，从纽约飞往华盛顿只要一小时而已。飞机将从纽约的第二跑道起飞，在华盛顿的第五跑道降落。两者都是官方专用的跑道，因此密闭防护做得特别周全，比方说，飞机一定要达到起飞速度，通往大气层的闸门才会自动开启。

此外，贝莱还很清楚，飞机上固然应有尽有，例如充足的照明、精美的食物等等，唯独不会有任何窗户。这种由无线电控制的飞行相当平

稳，一旦飞机升空，乘客几乎不会再有任何感觉。

想当初，除了如此自我安慰，他还这么安慰他的妻子洁西。她不但从未坐过飞机，而且一想到这种事就心生恐惧。

她说：“我不希望你搭飞机，利亚，那太不自然了。为什么不搭捷运去呢？”

“因为那要花上十个小时，”贝莱的长脸整个皱了起来，“而且因为我隶属于大城警局，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。如果我想保有C6级的官阶，至少得做到这件事。”

这一点，当然毫无争议。

上了飞机之后，贝莱一直紧盯着在他眼前不停卷动的新闻报表。大城对于这项服务相当自豪：新闻、专题、幽默小品、知性文章，甚至小说都一应俱全。据说，总有一天这种报表会由胶卷取而代之，因为盖住眼睛的阅读镜能更加有效地分散乘客对周遭环境的注意力。

贝莱目不转睛地读着新闻报表，除了故意要让自己分神，也是为了遵守基本礼节。飞机上另外还有五名乘客（他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个简单的事实），人人都有权根据先天的本质和后天的教养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畏惧和焦虑。

在这种坐立不安的时刻，贝莱当然痛恨有人刺探自己。比方说，他现在双手紧抓着座椅扶手，指节都因而泛白，而且一旦抬起手来，一定会留下两摊汗渍，他绝不希望别人见到这些窘态。

他告诉自己：我仍处于封闭空间，这架飞机是个具体而微的大城。

可是他骗不了自己。他的手肘能感觉到左边是一块一英寸厚的钢板，而钢板后面，就什么也没有了——嗯，有空气！但其实等于什么也没有。

左侧是一千英里的空气，右侧也一样。而正下方的空气，也有一两英里厚吧。

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直视下方，瞥见沿途那些地底大城的顶端——纽约、费城、巴尔的摩、华盛顿。他开始想象那些起起伏伏绵延不断的低矮穹顶，虽然从未见过，但他确定它们一定存在。而在其下一英里处，那些向四面八方延伸几十英里的空间，就是所谓的大城。

他仿佛在心中见到了大城里那些密密麻麻、没有尽头的通道，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公寓、社区食堂、工厂、捷运带——处处充满人群，因此充满了舒适和温暖。

而他自己，则锁在一个金属弹丸内，孤立于冰冷的半空中，朝向一片虚空飞去。

他感到双手在发抖，于是强迫自己将目光锁定在新闻报表上，读了一小段。

那是一篇讲述银河探索的短篇小说，而且主角显然是地球人。

贝莱恼怒地咕哝了一声，然后赶紧屏住气息，十分后悔自己发出这个鲁莽的声音。

不过，那个故事实在太荒谬了。为了迎合那些幼稚的读者，居然假设地球人能征服太空。银河探索！地球人休想。整个银河都被太空族霸占了，虽说他们几个世纪前也是地球人。太空族的祖先抢先抵达外围世界，发现那些星球条件极佳，而在几代之后，他们的子孙就再也不欢迎移民了。他们这么做，等于将地球上的远亲都圈禁起来。而地球的大城文明则更上一层楼，把地球人关进一个个大城中——甚至由于畏惧开放空间，地球人连自己世界上的机器人农场和矿场都不敢去。

贝莱痛苦地想：耶和華啊！如果不喜欢这种事，我们就做点什么呢，别拿这些童话故事浪费时间了。

可是他也知道，什么事都做不了。

飞机着陆了。他和其他乘客一起出来，随即四下散去，彼此始终没有看一眼。

贝莱看了看手表，认为还来得及梳洗一番，然后再搭捷运前往司法部。他很高兴还有这点时间。此时此刻他的所见所闻，不论是喧嚣的人声，巨大的封闭式机场，以及通往大城各层的通道，在在令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温暖安全的大城子宫内。他的心情逐渐恢复平静，现在只要再冲个澡，就能把焦虑彻底冲干净了。

根据规定，必须有差旅许可证才能使用公共浴室，但他亮出了出差文件，所有的困难便一扫而空。唯一的例行手续就是盖个章，赋予他使用私人小间的特权（特别加注日期以防滥用），然后他就收到一张纸条，上面注明它的详细位置。

踩在路带上的踏实感令贝莱不禁谢天谢地。等到他逐渐换到高速路带，一步步向捷运带接近时，那种加速感更是一种奢华的享受。他借着一个轻巧的转身登上捷运带，随即找了一个适合自己官阶的座位。

现在并非高峰时段，因此有不少空位。当他抵达公共浴室之后，发现同样不算太拥挤。他申请到的那个小间状况良好，里面还有一个自助洗衣机。

在善用了自己的清水配额，把衣服也洗好之后，他觉得有心情去司法部了。相当讽刺的是，他甚至觉得心情愉快。

司法部次长阿伯特·敏宁拥有一副短小精悍的身材，他的皮肤红润，头发大半灰白，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什么棱角。他散发着一股净洁的气息，以及淡淡的刮胡水味道。这一切，都在说明像他这样的高官拥有充足的民生配额，得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。

相较之下，贝莱觉得自己简直就是面黄肌瘦。站在次长面前，他更加体会到自己有着—双粗大的手掌，一对深陷的眼窝，而且从头到脚似乎骨瘦如柴。

敏宁热诚地说：“坐吧，贝莱。你抽烟吗？”

“我只抽烟斗，次长。”贝莱答道。

与此同时，他取出了自己的烟斗，敏宁便将抽出一半的雪茄又推了回去。

贝莱立刻后悔了。有见面礼总比没有的好，就算是雪茄也不错。虽然他刚从C5级晋升到C6，烟草的配给随之增加，但还是不足以抽个过瘾。

“如果你想抽，就点着吧。”敏宁说。然后，他像个慈祥的父亲—般，耐心看着贝莱仔细装填适量的烟草。

贝莱的眼睛仍盯着自己的烟斗。“次长，我还不知道自己被召来华盛顿的原因。”

“这我知道，”敏宁微微一笑，“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。你要被暂时调往他处。”

“离开纽约大城吗？”

“距离相当远。”

贝莱扬了扬眉，显得若有所思。“暂时又是多久呢，次长？”

“我不确定。”

贝莱对于调职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清楚。如果以出差的身份，暂时住在另一个大城，他或许能过着超过他目前官阶所能享有的生活。但另一方面，洁西和他们的儿子班特莱几乎不可能获准和他一起去。当然，他们会在纽约受到良好的照顾，但贝莱是个恋家的男人，不喜欢和家人分隔两地。

此外，调职意味着执行一件特殊任务，这是好事，但肩负的责任要超过一名普通刑警，这就可能不太好受了。没几个月之前，纽约附近发生了一桩太空族谋杀案，贝莱历经千辛万苦才终于破案。如果又是这样的案件，或是类似的案子，他将感到兴趣缺缺。

他问：“可否请您告诉我要把我派去哪里？任务属于什么性质？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他开始揣度次长所说的“距离相当远”究竟是指何处，还在心中和自己打了一个小赌。“相当远”似乎有强调的意味，于是贝莱心想：加尔各答？悉尼？

然后，他注意到敏宁终究还是抽出一根雪茄，仔细点着了。

贝莱想道：耶和华啊！他感到难以启齿，他根本不想讲。

敏宁将嘴里的雪茄取出来，一面望着烟圈一面说：“司法部是要派你去索拉利执行一件临时任务。”

贝莱随即在心中寻思索拉利的位置：在亚洲，在澳洲……？

他突然一跃而起，硬邦邦地说：“你的意思是，外围世界之一的索拉利？”

敏宁并未接触贝莱的目光。“完全正确！”

贝莱说：“但那是不可能的，他们不会允许地球人踏上任何外围世界。”

“这叫此一时彼一时，便衣刑警贝莱，索拉利上发生了一桩谋杀案。”

贝莱的嘴角扯出一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。“那有点超出我们的管辖范围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他们主动请求协助。”

“请求我们？请求地球？”贝莱在困惑和难以置信之间挣扎不已。

外围世界一向只会鄙视地球这颗母星，想要他们对地球做点施舍都是痴心妄想，他们怎么可能请求地球协助呢？

“请求地球协助？”他又问了一遍。

“的确不寻常，”敏宁主动承认，“但事实如此。他们希望地球指派一名警探负责那件案子。这件事，是双方最高层通过外交途径谈定的。”

贝莱坐了回去。“为什么找我呢？我不年轻了，我已经四十三岁。我有妻有子，我不能离开地球。”

“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便衣，对方指定要你。”

“要我？”

“纽约大城警局C6级便衣刑警以利亚·贝莱。他们知道要找的是谁，而你当然知道为什么。”

贝莱倔强地说：“我不够资格。”

“他们认为你够。你处理那桩太空族谋杀案的经过，他们显然知之甚详。”

“他们一定完全搞错了，传闻一定夸大了许多。”

敏宁耸了耸肩。“无论如何，反正他们指名要你，而我们也已经同意派你去。所以你暂时被调职了。所有的手续都已经办好，你非走不可。当你不在地球的时候，你的妻子和小孩会受到C7级的待遇，因为这正是你这段时期的暂时官阶。”他颇有深意地顿了顿，“只要圆满完成任务，这官阶就永远是你的。”

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他不能离开地球，这点难道他们不明白吗？

他用自己听来都感到不自然的声音，平平板板地问道：“什么样的谋杀？情况到底如何？为什么他们自己处理不了？”

敏宁伸出善加保养的手指，挪动了办公桌上的一个小物件，然后摇了摇头。“我对这桩谋杀案一无所知，不知道情况到底如何。”

“那么谁有所知呢，次长？你总不希望我脑袋空空地去那里吧？”这时，他心中又响起那个绝望的声音：但我不能离开地球啊。

“这件事，凡是地球人都一无所知，索拉利人根本未曾告诉我们。这是你的工作，你要查出这桩谋杀案究竟有什么重大干系，逼得他们非找地球人办案不可。或者说，那是你的工作之一。”

情急之下，贝莱竟然脱口而出：“要是我拒绝呢？”当然，他知道会得到什么答案。他完全了解对他自己以及家人而言，解雇到底代表什么意义。

但敏宁并未以解雇回应，他轻声答道：“你不能拒绝，便衣，这是你的责任。”

“我对索拉利有责任？让他们去死吧。”

“不，是对我们，贝莱，对我们。”敏宁顿了顿，然后继续说：“面对那些太空族，地球的处境如何，我想不必我多说了。”

贝莱的确知道地球的处境，凡是地球人都知道。五十个外围世界人口都不多，总共加起来仍远小于地球的人口数，话说回来，他们的军事潜力有可能是地球的一百倍。在那些地广人稀的世界上，他们致力发展正子机器人经济，个人平均能量产值高达地球的几千倍。而无论军事潜力、生活水准、幸福指数，以及其他的一切，皆取决于每个人生产能量的多寡。

敏宁又说：“无知是令我们陷入这个困境的原因之一。就是这两个字，无知。太空族对我们了若指掌，他们频频组团前来地球，天晓得为什么。而我们对他们的了解，则仅限于他们告诉我们的事。从来没有地球人踏上任何一个外围世界的土地，而你却有会。”

贝莱试着强调：“我不能……”

可是敏宁继续说了下去：“你却有机会，而且你的机会绝无仅有。你是应邀前往索拉利的，你要做的事都是他们所指派的。任务结束后，你会带回对地球很有用的情报。”

贝莱以忧郁的目光望着这位次长。“你的意思是，要我当地球的间谍。”

“谈不上什么间谍。除了他们要求你的事，你什么也不必做。你只要张大眼睛，敞开心胸，给我好好观察！等你回来后，地球上的专家会负责分析和诠释你的观察结果。”

贝莱说：“我猜应该是出现危机了，次长。”

“为何这么说？”

“派地球人去外围世界是有风险的。太空族憎恨我们。地球固然有最大的诚意，但即使我是应邀前往，仍有可能引发星际纠纷。地球政府

只要愿意，其实很容易推掉这件事，他们可以说我生病了。太空族对疾病有病态的恐惧，如果他们听说我病了，无论如何不会想再要我了。”

“你是在提议，”敏宁说，“要我们试试这种伎俩？”

“不。如果政府没有其他的动机，早该自己想到这个借口，甚至更好的借口。由此可知，要我扮演间谍才是真正重要的事。果真如此的话，政府冒这个险一定有更重要的原因，绝非只是希望我张大眼睛而已。”

贝莱本以为对方会暴跳如雷，而在他想来，能用这种方式释放压力也不错。但敏宁只是露出冰冷的笑容，回应道：“你似乎有看透表象的本事。然而，这点我早就料到了。”

次长从办公桌后面倾身面对着贝莱。“下面这些情报，你绝不能泄漏出去，甚至不能和其他政府官员讨论。关于目前的银河局势，我们的社会学家得出一个结论：那五十个外围世界，人口稀少，势力强大，善用机器人，民众个个健康长寿。反观我们，拥挤不堪，科技落后，寿命不长，而且在他们支配之下。这是个不稳定的局面。”

“往远里看，任何事物都是不稳定的。”

“这个不稳定却近在眼前，据我们估计，顶多在一百年之后。没错，我们碰不到，但我们还有下一代。到头来，我们会对外围世界产生太大的威胁，终将自取灭亡。地球人有八十亿之众，个个痛恨太空族。”

贝莱说：“太空族禁止我们接触银河，操弄我们的贸易从中获利，控制着我们的政府，并将我们视为粪土。他们指望什么回应？感激吗？”

“说得很对，但我们的互动模式早已定型。反抗，镇压，反抗，镇压——一个世纪之内，地球上的人类将被彻底消灭。社会学家就是这么说的。”

贝莱显得坐立不安。社会学家和他们的电脑通常是不会遭到质疑的。“如果一切都是事实，你又指望我能做些什么呢？”

“为我们带回情报。我们对太空族所作的社会学预测，最大的瑕疵就在于欠缺资料。我们只能根据被派到地球来的少数太空族作出种种假设。我们只能借由他们提供的资料来了解他们，于是觉得他们除了长处

还是长处。他妈的，他们有机器人，他们人口少，他们寿命长。可是他们有没有短处呢？有没有什么可供我们利用的条件，能够改变我们注定灭亡的社会学必然性；有没有什么行动指导方针，能够增加地球存活的几率。”

“改派社会学家去，难道不是更好吗，次长？”

敏宁摇了摇头。“如果我们能任意派人去，那么早在十年前，这些结论首先浮现之际，我们已经这么做了。事实上直到今天，我们才首度有这种机会；他们需要我们的警探支援办案，这是天赐良机。警探也是社会学家——凭经验法则行事的应用社会学家，否则他就不算优秀的警探。记录会说话，你正是优秀的警探。”

“谢谢您，次长。”贝莱机械式地答道，“万一我碰到麻烦呢？”

敏宁耸了耸肩。“那是当警察的风险之一。”他挥挥手，表示不愿多谈这个问题，随即又补充道：“总而言之，你非去不可。你的启程时间已经定好，太空船也已经在等你了。”

贝莱僵住了。“等我？我何时动身？”

“两天后。”

“那么我得赶回纽约一趟。我太太……”

“我们会去探望你太太。你该明白，绝不能让她知道你在出什么任务。我们会告诉她，这段时间别指望你会跟她联络。”

“但这简直没人性。我一定要见她一面，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。”

敏宁说：“我要再讲一句或许更没人性的话，想想看，你每天早上出任务的时候，是否同样无法确定她晚上还能不能再见到你？贝莱便衣，我们都得尽忠职守。”

贝莱的烟斗已经熄了一刻钟，但他一直没注意到。

没有任何人能提供他进一步的资料。对于那桩谋杀案，每个人都一无所知。其后他所接触的一个个官员，毫无例外地催促他尽快上路，直到他终于来到太空基地，心中仍旧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

太空船活像一支瞄准天际的巨炮，周遭这片开放空间令贝莱不寒而栗。夜幕逐渐降临（贝莱感到谢天谢地），仿佛四面深黑的墙壁逐渐聚

拢，并在头顶形成黑色的天花板。这是个典型的阴天，但云缝中仍透出一线星光，贝莱虽然在天象馆看过星星，此时还是忍不住吃了一惊。

那是很远很远的一个小亮点。他逐渐不再恐惧，只是好奇地凝视着它。看起来它相当近，相当不起眼，但那些银河之主就住在这种天体附近，更明确地说是住在它周围的行星上。他想，太阳也是这样的天体，只不过近得多，目前正在地球的另一端闪闪发光。

他突发奇想，将地球想象成一个大石球，上面贴着一层水气薄膜，薄膜外面就是一片虚空；所谓的地底大城其实都很浅，颤颤巍巍地夹在岩石和空气之间。他觉得毛发直竖！

那艘太空船当然属于太空族所有。星际贸易完全掌握在太空族手中。现在他落单了，他已经置身大城之外。在登船之前，他经历了沐浴、洗刷和消毒的过程，总算达到了太空族的安全标准。即便如此，他们还是只派一个机器人来接他。他这个大城居民身上仍旧黏着大城里的上百种病菌，虽然他自己不在乎，那些有如温室花朵的优生太空族却是毫无抵抗力。

在黑夜中，机器人显得特别巨大，双眼还射出暗红的光芒。

“便衣刑警以利亚·贝莱？”

“是的。”贝莱答得很干脆，后颈的汗毛却竖起了一些。看到机器人做着人类的工作，身为地球人的他难免会气得起鸡皮疙瘩。虽说当初侦办太空族谋杀案的时候，机·丹尼尔·奥利瓦曾经和他联手办案，但那另当别论。丹尼尔是……

“请你跟我来。”那机器人说，随即有一道白光从他们的位置一路射向太空船。

贝莱迈开脚步。他走上阶梯，登上太空船，穿过几条走廊，最后走进一间舱房。

那机器人说：“这是你的房间，便衣刑警贝莱，在整个旅程中，你要一直待在这里。”

贝莱心想：是啊，把我关起来，这样才安全，其实就是将我隔离。

刚刚穿过那些走廊时，他没有见到任何人影。现在，那里也许正有许多机器人在进行消毒。而面前这个机器人离去后，也许会立刻去做一次杀菌浴。

那机器人说：“这里面有完善的盥洗设备。食物会定时供应，阅览的资料随手可取。舷窗由这个面板控制，现在是关着的，但如果你想观赏太空……”

贝莱有点激动地说：“不必了，小子，就让它关着吧。”

地球人一向习惯用“小子”称呼机器人，但那个机器人并没有任何负面的反应。它当然不会有，它的反应一律受到机器人学三大法则的限制和掌控。

机器人弯下巨大的金属身躯，做了一个滑稽的鞠躬动作，便转身离开了。

单独待在舱内的贝莱开始评估目前的状况。这至少比搭飞机来得好。一架飞机能从头看到尾，能看到它的边界；太空船则大得多，里面有许多走廊、甲板和舱房。它本身就是一个小规模的大城，贝莱几乎可以自由地呼吸。

灯光忽然闪了一下，通话器中传出机器人的金属声音，对他详细说明起飞加速之际如何做好自我防护。

他感觉到安全带传来的压力以及液压系统的缓冲作用，还听见远处传来微质子堆喷射引擎的隆隆声。大气层被撕裂的声音随即响起，而接下来一个钟头，这个声音越来越小、越来越尖锐，终于逐渐消失。

他们进入太空了。

仿佛所有的感官皆已麻木，仿佛再也没有什么真实的事物。他告诉自己，每过一秒钟，他距离地球、距离洁西便又多了好几千英里，但他心中并未体会这个事实。

到了第二天（或是第三天？——现在他只能靠吃饭睡觉来计时，因此说不准），突然出现一种身体内外翻转的诡异感觉，但下一刻便消失无踪。贝莱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跃迁，这种借道超空间的特殊运动，能以极其不可思议，甚至近乎神秘的方式，将太空船和其中的一切瞬间转移好几光年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太空船又做了一次跃迁。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又再做了一次跃迁。

贝莱在心中告诉自己，现在距离地球已有几光年、几十光年、几百光年，甚至几千光年。

他不确定究竟有多远。地球上没有任何人知道索拉利位于何处。这点他敢一口咬定。地球人相当无知，没有任何例外。

他觉得分外孤独。

当他感到减速之际，那机器人也随之出现。它用那对暗红色眼睛仔细检查了贝莱的安全带，很有效率地拴紧一颗螺丝，又迅速检查了一遍液压系统。

它说：“我们将在三小时后着陆。请你留在这间舱房。有人会来护送你出去，将你带到你的住处。”

“等等。”贝莱紧张地唤道——被安全带绑着的他感到十分无助。“我们着陆时，当地是几点钟？”

机器人立刻回答：“根据银河标准时间，是……”

“当地时间，小子，当地时间！耶和华啊！”

机器人继续不疾不徐地说：“索拉利的一天有28.35个标准小时，每个索拉利时有10个索拉利分，每个索拉利分有100个索拉利秒。预计我们抵达航站时，是当地时间的零时五分二十秒。”

贝莱恨透了这个机器人。不只是因为它头脑简单，更因为它逼得自己必须直接提出那个自曝其短的问题。

可是他不得不问。他冷冰冰地说：“会是白天吗？”

兜了这么一大圈，机器人终于回答：“是的，先生。”然后就走了。会是白天！他必须在大白天，走在毫无遮掩的行星表面。

他不太确定那会是什么情况。他曾经在大城某些角落瞥见过地球的表面，甚至曾经短暂置身大城之外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大城的围墙总是保护着他，或起码近在咫尺。他总是感到安全无虞。

现在他会感到安全吗？黑夜或许还能制造围墙的假象，可是现在，他连这点期望都落空了。

由于绝对不愿在太空族面前示弱——宁死也不肯——他勉强在安全带中挺直身子，闭上眼睛，顽强地抵抗着内心的恐惧。